

小说

五月的鲜花

■杨轻抒

女儿的班主任赵老师打来电话，说学校要搞活动，班上准备出个节目。我心想班上出节目跟我这家长有什么关系？赵老师说完节目的事后便使劲夸我女儿明明如何有音乐天赋表演才能，上了台如何从容不迫游刃有余；接着又夸我这家家长的如何教育有方。我说，赵老师有什么事你直接说吧。赵老师说，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明明坚持要唱一首叫《五月的鲜花》的歌……你是知道的，我们这乡村学校，别说没唱过，连听都没听过这首歌……

我说没听过并不妨碍明明唱这首歌吧？

赵老师说，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如果我没听过，学校其他老师肯定也没听过，没听过评分肯定就会低，评分低了我这班主任的奖金……你是知道的，我们的奖金是很微薄的……

我说，知道了知道了，等明明回来我问问她。

明明回来的时候，我问明明，为什么偏要唱《五月的鲜花》呢？唱其他不行吗？比如唱《让我们荡起双桨》什么的。

明明说，大家都唱那些歌我为什么要跟人家一样？可是他们想得奖就还得唱，我不想得奖我想唱《五月的鲜花》。五月，有好多的花呵。

嗨！我说，跟你说不清楚！

明明不理我，放起音乐练唱《五月的鲜花》：“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我躺在沙发上半梦半醒地听明明唱歌。明明唱得一丝不苟，声音虽然稚嫩了些，但渐渐地我眼前仿佛有大片大片的鲜花迎风怒放，怒放的花朵中一道道火焰般的光芒燃向天边。这是什么时候的感觉？五岁？十岁？对了，是当初跟我的父亲，也就是明明的爷爷学唱这首歌的感觉。尽管那时我不懂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如血一样的愤怒，但是，从父亲的眼神里我看见了火焰和泪光。

后来父亲告诉我，他的父亲教他唱这首歌时他就是这种感觉。

女儿明明唱得如痴如醉，一双清澈的眼睛润润的。看着女儿的眼睛，我突然有种深深的感动。

半夜的时候，女儿的班主任赵老师又打来电话，再一次阐明了怕评分低的意思。我不知该说什么好，便什么都没说。

女儿到底没唱成《五月的鲜花》，尽管班上得了奖，明明仍满脸沮丧。

后来我们自己便在家里放起音乐，一起唱《五月的鲜花》：“敌人的铁蹄已越过了长城，中原大地依然歌舞升平……”明明的爷爷从床上爬起来，满头白发如雪，双唇颤抖，瘦弱的身躯迎风而立。

我的眼前一大片怒放的五月的鲜花。



小说

父亲的客人

■付劲松

父亲的客人是个老头，戴一副深度老花镜。琳琳不认识他，也没听父亲说过他，就简单问了一句好，钻屋里看书去了。

父亲对客人很热情，满脸堆着笑，又是让烟，又是沏茶，他陪客人说了一会儿话，就来到琳琳房间，严肃地说：“你知道他是谁吗？是马老，全国有名的教育家，出过几届高考试题呢。出去跟马老说说话，长长见识。”

教育家啊？琳琳不禁大吃一惊，父亲怎么会有这样的朋友？父亲笑了，说认识马老很偶然，前年出差到北京，碰巧跟他住在一个旅馆里。

出来的时候，琳琳有些紧张，忙给马老深深鞠了个躬。马老笑道：“我是来你们市里作报告的，没想到会在街上遇见你爸爸。几

年级了？学习怎么样？”

琳琳还没吭声，爸爸就赶紧接道：“高三了，成绩也算跟得上吧。马老，您看她今年行吗？”

马老点点头，问了琳琳几个问题，其实也都不太难，就是些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琳琳回答完毕，马老也没说什么，他又仔细地看了看琳琳的学习笔记，翻了翻琳琳的日常作业，才轻叹一声说：“这样……考北大、清华，恐怕还不行啊。”

琳琳的心一下子凉透了。在屋里，父亲就说过了，马老看学生是很准的，预言从没有落空过，就是说他认为谁行，谁就一定行，他认为谁不行，那就谁也没有办法的。

父亲的脸色很难看，像是给冰冻住了。

这时，马老又笑说：“怕什么，全国又不是只有北大、清华！我看准了，凭这孩子的灵气，考个重点大学，还是不成问题的。不必太努力就行，我敢打保票。”

琳琳这回踏实多了。其实，她压根儿就没想过上北大、清华，能读重点大学，就蛮不错了。

父亲松了口气，忙让孩子的母亲买菜做饭，招待客人。琳琳还想问马老一些事儿，但父亲不让，说拿小事麻烦人家不好。

到了学校，琳琳跟几个朋友说起这事，大伙儿都很惊奇，都想托她找马老看看自己。可是，马老已经走了。父亲说：“马老是个忙人，不好再请的。”

高考冲刺阶段，琳琳很轻松，好像没怎么费力气，就挺了过去。分数下来，她果然考上了重点大

学，所在地就在北京！

琳琳太敬佩马老了，太感谢马老了。一到北京的学校，她就给父亲打电话，说要找马老谢谢恩。父亲说：“这是应该的，但马老已经出国了，找不到了。”琳琳有点失望，可又没办法。

十一长假，琳琳从北京回来，刚出火车站，冷不丁就见附近的小胡同里，蹲着一个摆书摊的老头，戴一副深度老花镜，分明就是马老！琳琳一惊，忙几步走过去，大声喊道：“马老！”

那老头看了看她，笑道：“是老马。”琳琳怒道：“还记得我吧？你骗了我们家多少钱？”老头还在笑：“姑娘，考上大学了吧？我只收了你父亲 50 块钱，混了一顿好饭。”

原来，临近高考那会儿，琳琳失去了信心不说，还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父亲怎么劝她都无济于事，没办法，父亲只好想了这一招：雇老马扮演教育家，给琳琳减压，给琳琳自信！

听完老马的解释，琳琳想起了苍老的父亲，不由得含泪笑道：“谢谢您啊。您演得真像，我一直没看出来呢！”

这场雪来得有点早

■韩冰

这场雪来得有点早
一些树叶还在生长
一些果实还没来得及采摘
我从一些落红上走过
穿过那些空空的枝头
这场雪来得有点早
窗台上的花儿正在打着骨朵
一瓣,两瓣,我搓着双手
举着她们努力盛开
像期待一场戏剧的开始
生旦净末丑
谁是我的主角
我要给那苍白的脸上
打上花瓣样的腮红
这场雪的白,擦掉一些落地的血污
也为一双翅膀露出透明的轻
为一双脚重新展开他的路
为一个爱人
找到温暖的借口
多汁的秋季,一夜之间全部腐烂
这场雪回到她温暖的故乡
简单的生活,简单的恋爱
纯洁一些余下的黑和白
秋天的香,已浸湿到冬天的骨子里
而我却放不下,一场躲起来的雪



群山
环抱

肖辛 摄

小说

带着感激上路

■顾振威

上初三时，我常常迟到。我的迟到与羊有关。每天上学时，我都先把羊从家里请出来，请到沟旁河堤上草儿丰茂的地方。羊在那儿静静地吃草，我在学校认真读书。

老师给我的评语是：“你成绩这么好，考上重点高中是十拿九稳的事，你不该把心思放在羊身上。”

我诉苦：“不喂羊，我考上高中后从哪弄学费？”

后来，我的羊丢了，丢在河滩上，我一连找了两天也不见羊的影子。我哭成个泪人，为我那即将下崽的羊，为我那捉襟见肘的家。

羊丢了，我还继续努力读书。七月，我如愿以偿地领到了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看到背弯如弓的父母，我的心碎了。对这个穷家来说，一千多元的学费

无疑是个天文数字。静夜，母亲痛苦地哀号起来。第二天，村里人踢破了我家的门槛，有送三元五元的，有送十元八元的。母亲枯皱的老脸笑成怒放的秋菊，背弯得更像张弓了。

麻叔也来了。麻叔已经四十多岁了，枯黄脸上的麻子像烧饼上的芝麻一样密密麻麻，焦黄的头发却稀疏得像土墙上迎风乱摆的秋草一样屈指可数。因为他脸上麻子多头发稀，虽然有一身蛮力，上山能打猎下河会捉鱼的麻叔四十多岁了仍是光棍一条。上无老，中无妻，下无小，麻叔就抱着过一天少两晌的念头只求混个一日三餐。看到村中的瘸子从山外买个媳妇，麻叔这才抖擞精神养了一大群羊，想把羊养大后卖了也从山外买个媳妇。

麻叔蹲在石墩上一支接一支

地抽烟，母亲在一旁耐心陪着。后来，麻叔颤抖着手从贴身衣袋里摸出一沓皱巴巴的票子，扔下就走。

母亲撵到街上，将钱塞给麻叔：“孩子上学是需要钱，但不能花你买媳妇的钱。”

麻叔瓮声瓮气地说：“这钱本来就该是你们家的，我喂的羊中个头最大带着四只羊羔的大黑就是你们家的，我偷了你们家的羊。”

母亲笑道：“别骗我，我家的羊毛色纯白，而大黑毛色纯黑，大黑怎么会是我家的羊？”

麻叔颤着声说：“实话告诉你，我用灶灰将你家的羊染成了黑色。大嫂，咱村老一辈有在县城上学的吗？孩子考上学不容易，你就让他上学吧！”

麻叔披着褂子大踏步走了，母亲仍握着钱呆愣愣地站着。

深夜，我们早已睡下了，突然传来了怯怯的敲门声，父亲开门一看，是村里的来彬。来彬勾着头蹲在地上，像个受审的犯人。父亲扔给来彬一支烟，来彬慌乱接住，点燃，烟把烧到嘴才将烟扔掉。来彬小声嗫嚅道：“大叔，你家的羊是我偷杀的，卖了八十块钱，我给你送钱来了。”

站在一旁冷眼旁观的母亲说：“那是只母羊，怀了羊羔，你不该在芦苇荡里把它杀掉。”

来彬惊愕万分地问：“大婶，你全都知道？”

母亲喟然一叹：“你家媳妇躺在床上治病需要钱，我知道了又能怎样？”

父老乡亲终于凑齐了我的学费。上路时，我泪水滂沱，不止一次地向前来送行的父老乡亲深深地鞠躬……